



父亲站在悠远、辽阔的旷野，本身就是一株麦子。在攒足了热情的阳光下，在麦香成熟的夏风里，父亲一遍一遍弯腰挥镰与麦子、土地对话的声音，和着人欢马叫、牛哞鸟鸣的声音，汇成一首奔腾粗犷浑厚的命运交响曲。父亲试图将对世界的理解描画成一个个四方图形，里面是一方方他可以掌控的厚重的土地，只要他肯弯腰垂首流汗，就可以靠生命的力量挥洒成一幅乡村的水墨丹青，大豆青青，高粱锈红，玉米亮黄，麦穗缀金。

站满麦穗的田野，可是父亲用毕生的汗水与深情打造的一部作品，年复一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父亲从他的韶华青青开始，带领他手下的乡亲为了手中饭碗的丰富充实而呕心沥血，不辞劳苦。从我记事起，我们的生产小队是村里，不，是三个村十二个小队中最富裕最令人羡慕的一个，也是全镇最闻名的一个。父亲让人

开辟了桃园、苹果行、瓜行、杏林，让懂技术的队员和孤苦无依的老人来管理，工分双倍另计。到了收获季节，家家喜气洋洋，瓜果一堆一堆的排列成行，孩子们在果林里兴奋得跑来跑去，等待领取分享。更有一次分口粮的场景一直镌刻并且照亮在生命的天空：乡亲们拿着大大小小的粗布粮袋，喜气洋洋地在打麦场里聚集，等待领取96斤小麦口粮，同时大声地谈论着其它村队乡亲的情况。有的是用碗计量分配的，有的是几斤，还有一个根本没动杆秤。那爽朗骄傲的笑声惊飞了天上的鸟儿，惊破了天上的云儿，一直萦绕在我的梦里。在麦穗垛上爬来爬去戏耍的我当时纳闷得很，没用动秤什么意思呢，也用碗量的吗，还是用盆子量的呢，或者干脆一袋扛回家呢？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分到呢？

后来，等到其它小队分到96斤这个令人欢喜的数字时，父亲带领的乡亲每家

# 父亲的麦穗

□ 郭晓兰

每户收入已经到了三四千斤或者四五千斤。父亲用他那颗善良智慧的头脑，带领乡亲们早早地秘密地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乡亲们积极性空前提高，又都守口如瓶。这是政策实行之前公开的“秘密”和“错误”，大家能填饱肚子，自然齐力齐心，上级很多次的检查或调查在父亲的调配下都巧妙地安然无恙，安然无恙中充盈着令大家心里没底的极度惊险和事过情迁对父亲的心服口服。那年月，我们的生产队交公粮交得多，吃得饱，还能稍有富余接济亲邻，身为父亲带领的队员，脸上的骄傲和笑容是最多的，笑声是最爽朗的，烟火柴米气里是最硬气的。腰板硬气，说话硬气，在亲戚邻居面前硬气。

父亲一干就是几十年。没人曙色的天上的星光记得父亲匆匆出行的脚步；没人夜色的地上的灯光记得父亲疲惫归来的身影，父亲属于每一块庄稼的土地，属于庄稼地里信赖他的乡亲们。父亲对他掌控的几百亩土地的熟悉，远胜过他的儿女，他对它们的大小厚薄肥瘦脾性了如指掌，对儿女的高矮胖瘦性格心绪却浑然不知，他只关心，我们双手虔诚捧着的碗盏里，盛的是能映照人影的稀水饭汤还是能让我们长身体的结实食粮。他奔走在土地与土地、土地与乡亲们之间，家似乎只是他权做栖息的客店一般。极度忙碌的母亲埋怨，回响着父亲忘我付出的艰

辛；眼巴巴盼着天落雨留住父亲想偎依一下的我们，记得父亲的辛劳。

我们在父亲耕耘的天空下终究是一株不安分的麦穗，最终离开那片深厚的土地，扎根在熙熙攘攘的小城努力行走与耕耘。父亲习惯带着他汗水浸泡的麦子，或亲手打磨的麦面，或种植的蔬菜来小城，他要將故乡温暖的太阳带给我们，将村庄宁谧的月光摘给我们，让我们即使离开了土地，也仍拥有一份土地的宽厚、踏实、从容与安祥。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无数光阴挂在垄头麦芒的微光里，苍老的父亲立在岁月的堤坝，把自己最终长成一株沉甸甸的麦穗，向大地和尘世进献他的一份人生的虔诚和硬朗，也将人性的良善、质朴、忠厚和感恩种植在我们的骨头里。父亲是生长在我意志和灵魂里青翠的春天，暖风一吹，心底的麦子伸茎长叶，抽穗扬花，结实灌浆，瞬间铺满麦穗饱满的金黄，骨骼与麦秆之间弹奏的，自是一曲几千年来长盛不衰、悦耳动听的清脆声响。



# 雪莲花

□ 许国平

你是高贵的雪莲花  
圣洁淡雅  
卓尔不凡  
你是讴歌生命的勇士  
风霜雨雪  
春来暑往  
扎根雪野  
义无反顾  
你是栖息悬崖下的企图试飞的雏鹰  
面对苍穹和脚下苍茫的大地  
藐视一切  
胸怀蓝天  
伺机寻找每一个  
跃跃一试的无限可能  
你的肌肤甚至血液里  
流淌着按捺不住的激情  
和充盈着超强耐寒的基因

你淳朴善良的骨子里  
除了对大地母亲的眷恋  
剩下的全是妙手回春的慈爱  
你安静祥和  
终极一生无所求  
淡泊名利反哺苍生  
任凭世事纷杂  
纵使格姜凋零  
依旧灿烂如初  
一世迷恋天山雪  
残枝败叶终不悔  
留得清香在人间

# 长河浪花

很小的时候，我极怕父亲。我不听话的时候，他会一巴掌扇到我的背上或者屁股上，或者飞起一脚狠狠踹我。父亲力气大，遭到他的“暴击”会让我疼好几天。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只需一句“看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我立即就老实了。

我上初中，内心自我意识觉醒了。有一次父亲踹了我一脚，我使劲冲他嚷起来：“你凭什么打我！”面对我的第一次反抗，父亲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嘴巴张了张，呆住了。稍愣了片刻，他又飞起一脚踹过来。我被打后，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流眼泪了，而是与父亲怒目而视。父亲的眼神犀利，我已经习惯了，而父亲还无法接受我的怒目圆睁。对峙了几秒钟，父亲扭身走了。我以为，这次事件是我战胜父亲的标志，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分水岭。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漫长的叛逆期，父子之间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我在学校住宿，半月才回家一次。父亲见了，总爱唠叨他那一套老掉牙的话。我烦不胜烦，故意顶撞他：“行了，别说了，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无论我说什么，父亲好像都没脾气了。在我面前，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当年的“斗志”。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处处想管我，却总是无能为力。

不再惧怕父亲的管教，我变得有些为所欲为。初二的时候，我的成绩下降得厉害。有一次，还在同学的撺掇下打了一次群架。事后我很后悔，可在父亲面前我装得很硬气，说那场架打得多么理直气壮，多么伸张正义。父亲冲我吼起来，简直要暴跳如雷：“我不打你不

行，越来越炸刺！”他的样子又一次把我吓住了。突然，我的腿上重重挨了父亲一脚，疼得我差点倒地。我没想到父亲又一次对我“动武”，但这次我自知理亏，一声也不敢吭。

这次之后，我老实了很多，不久成绩也赶上去了。我与父亲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什么东西，不能彼此靠近，仿佛是两只刺猬一样，都想扎对方一下，有时候却把自己扎疼了。我知道，父子之间的“暗战”还在继续。

转眼间，我考上了大学。我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远在地异他乡，我常常不经意想起父亲的好。他带我下地干活，手把手教我锄地，天热时把唯一的草帽让我戴；他去东北做买卖，回来时给我买了很多礼物；高中时，有一年过端午节他竟然还赶到学校给我送粽子……想起这些，我忍不住笑自己，大男人怎么多愁善感起来。表面上，我还是与父亲保持着“冷战”格局；我给父亲写信，只有三言两语，除了要生活费好像无话可说；偶尔回家，躲在屋子里很少与他交流。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竟然倾尽积蓄，给我买了一辆摩托车，那个时代一辆摩托车相当于现在的宝马。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成人了！以后呢，咱们俩，就是平等的了！”不知道父亲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眼泪却无端流下来。后来我想明白了，父亲这是在我们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做一个总结和交代，“平等”一词，是他在认输。在父亲根深蒂固的概念里，父当然要凌驾于子之上，经过多年“较量”，我们握手言和。多年父子，终成朋友。



# 曹风

父亲的肩头

心飞扬 摄

糖糕是菏泽的地方小吃。清晨或傍晚时分，在菏泽的街头巷尾常看到炸糖糕的小吃摊，看着摊主娴熟地和面、包糖、油炸，很快一个个金黄色诱人的糖糕出锅了，趁热，轻轻咬开糖糕，油炸后的面香，加上白糖的甜，甜里带香，香里弥漫着甜，是菏泽人喜欢的美食。

听爹娘讲，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糖糕。50年前农村，那时家里基本没有油，白面也很少。每逢集，爹就步行到离家3里的集上，小心翼翼从棉布衣口袋掏出平时舍不得花、皱皱巴巴的1毛钱，买两个刚出锅的糖糕，为了能让我吃上热的糖糕，将糖糕用毛巾包了又包，总是快步往家里跑。我坐在门槛上，吃着爹刚买来的热糖

糕，香甜可口，那是天下最好的美食。爹娘舍不得吃，静静地、慈祥地望着我，是高兴，是满足，是希望，是他们生活的动能和力量！吃剩的糖糕，娘放了又放，留了再留，给我再次加热后，再吃一顿。

后来家里分了责任田，爷爷奶奶也老了，生活条件好了，家里有了面，有了油，吃顿糖糕不再是奢望。每逢过节，爹娘就

# 糕

□ 王益华

张罗着炸糖糕，每当此时，我倚在厨房门口，看着袅袅炊烟，闻着淡淡的油香，眼巴巴看着糖糕上下翻滚，迫不及待等糖糕出锅。我多想快点吃上那香甜的糖糕，但此时，爹娘总是说，快给你爷爷奶奶送糖糕去。尽管幼小的我心里极不情愿，但慢慢地，从爹娘的一次又一次言行中，我耳濡目染，慢慢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孝！

时光匆匆，光阴荏苒，爹娘老了，已是年逾古稀。每天下午下班后，没特殊情况，我都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买上几块热糖糕，尽快给爹娘送去，爹娘笑嘻嘻地品尝着我刚买来的热糖糕，我静静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们高兴地吃着，慈祥的脸庞，布满了皱纹。我深深知道，他们老了，需要呵护，需要关爱，需要陪伴。我祈祷时光你慢慢走，我尽孝，您未老，您把我养大，我陪您到老，让我多陪陪爹娘，到永久！

一块小小糖糕，在我们家，传承着香甜，传承着爱，传承着情，传承着孝……但盛世世代，子子孙孙，爱无限，情永在，孝永恒！

# 夕阳下的孤独和沧桑

□ 谢丽

委院的墙上贴着你的照片呢。”

我把土豆、西红柿和防疫用的口罩放到屋里的木桌上，老人开始扳着指头告诉我——今年七十三岁，有三个儿子。“大爷，你还种地吗？种小麦、玉米，还是种芦笋？”我从挎包里拿出走访记录本，和老人拉着生活的日常。“就门口这一亩地了，剩下的都给儿子种了。”老人说，自己常年腿脚不好，近两年已经基本不种地了，只在家门口侍弄了近一亩的花生和棉花。“儿子给你钱花不？一年能给多少？”他的房间尚算整洁，衣物都归纳到一个赤褐色的老式立柜里。床上的被子却很老旧，是粗花的蓝色棉面，似乎已经不怎么御寒了。床头的一端，摆着一块砖头——我思忖了一阵，才明白了它的效用，原来是老人的“枕头”。

“仨儿子各有各的难处，但都给我吃的。一个老头子，吃不不了多少。”张更伦老人的声音里似乎有一种无奈，但仍是一如寻常的平静，像是被孤独的岁月打磨掉了内心的酸楚。

后来，我们扶贫工作组每次去探望、走访，张更伦老人都是这样，一个人默默地做饭、吃饭，收拾炊具，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当一位老人在晨曦或黄昏里独自沉默，他的内心是沧桑、焦灼还是真的如同表象所呈现出的平静？我恍然有种种觉，仿佛看到了生活在老村子里的祖辈。

他们一样善良与温和，一样用倔强支撑着生命最后的尊严和爱——对儿孙，他们似乎只有无尽的祝福；他们不愿意自己的“风烛残年”给儿孙的生活再添“风霜”。

我还想到了老家村子里的大爷爷，他是我爷爷86岁的大哥。大爷爷也是儿孙满堂的老人，有两个儿子6个孙子，7个重孙子、重孙女。然而，在自己的老伴去世后，大爷爷还是陷入了无尽的孤独之中。儿媳妇们都忙着打工、赚钱，照顾下一代，地里，家里忙得团团转，陪伴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老人的晚年便陷入无法言说的孤独。黄昏拉长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立在村落的尽头，用空洞的眼神眺望着远方，渴望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些孩子中，或许就有他们的子孙后代，那是蕴藏在血液中的最后希望……

3月6日，第二次去探望张更伦老人的时候，我为他带去了祖母再世前用过的枕头，那是一只用荞麦填充软棉布缝制的枕头，很舒服实用，一直保存得很清洁——替换掉了老人用的砖头。我把家里一张很厚的棉被也送给了老人——那是母亲给我做的嫁妆，每套棉被都足足装上了5公斤的棉花。这些，都成了这位老人感动的“源由”，他每次见面总会问候我的家人是否健康、安好。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用理性梳理这个关于孤独的话题——它的背后，是积淤沉重的生活，还有仍然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这些人中，甚至还包括我们自己。我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呈现孤独的沧桑表象，然后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命中我们都不愿面对的寒意。



□ 侯凌云

# 铭记父爱的时光